

誰是亞裔美國人？

大選民調該如何理解增長最快的選民群體？



2023年2月18日，農曆新年，洛杉磯唐人街上的舞獅表演。攝：Damian Dovarganes/AP/達志影像

在美國選舉中，亞裔選民重要嗎？

這個問題至少要分成兩個層次。第一個層次是人數，亦即亞裔美國人到底能代表多少選票。單從人口來看，答案似乎是「不多」。亞裔美國人僅佔全體選民的6.1%，而且還高度集中在幾個「大局已定」的州。事實上，根據美國社會調查研究機構皮尤研究中心（Pew Research Center）的統計，每三個亞裔選民當中，就有一個住在加州。在加州以外，只要再加上紐約州、德州、夏威夷州和紐澤西州，這五個州就已經囊括超過一半的亞裔選民。這意味著，在某些眾議院選區當中，亞裔選民可能是重要的選民群體；但在總統選舉的層次上，亞裔選民的人數和分布，更會稀釋他們的影響力。

但即使在人數的層次上，答案或許也沒有這麼單純。亞裔選民是近年來成長最快的選民群體：在今次跟上次總統大選之間，美國全體選民人數僅成長3%，但亞裔選民的增幅卻高達15%，是前者的整整五倍之多。相較之下，拉丁裔的成長速度引起一些白人（特別是極右翼白人）選民的憂慮，但他們這四年間的增幅其實是仍略低於亞裔的12%，至於非裔更是僅有7%。這意味著，單就人數而言，亞裔的實力很可能正在增長。尤其，在兩黨極化的今日，美國許多選舉的勝負差異都極小，「關鍵少數」、特別是高速成長的關鍵少數也越來越不容忽視。例如在搖擺州內華達州，兩黨候選人的民調差距都在2%上下的誤差範圍內，但合格選民中則已有11%是亞裔美國人。如果當前的趨勢不變，亞裔選民雖然在多數地方都仍不可能成為像非裔、拉丁裔一樣龐大的選民群體，遑論與白人等量齊觀，但在一些地方，他們「關鍵少數」的地位很可能將愈趨明顯。

然而，要承擔關鍵少數的角色，就得真的是「同一群人」、「有一起行動的可能性」，否則將連一盤散沙都不如，不僅是散沙，還得分成好多不同盤。這也就涉及了第二個層次：談「亞裔美國人」真的有意義嗎？從不同國家移民來美國的人，以及他們的後代，真的可以算是同一群人嗎？

關於這個問題，皮尤研究中心曾舉行一系列亞裔美國人的團體訪談，詢問他們怎麼看待自己。研究者總共舉行了66場焦點訪談，受訪者總計264位；至於在「族裔」（ethnicities）方面，則是從中國到日本再到韓國，又從印度到巴基斯坦再到斯里蘭卡，一共橫跨18個不同的群體。而在訪談當中，有在美國出生的年輕華裔自陳，「我認為自己是華裔美國人，或者是亞裔美國人，隨便人們想要我是什麼都可以」。也有來自菲律賓的第一代移民，說自己是在正式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後，才開始改口自稱「菲律賓裔美國人」。還有來自不丹的第一代移民，說自己仍然只會說自己是不丹人，因為他自認對美國文化依然不熟悉，覺得「美式幽默很難理解」，不認為自己有資格自稱美國人。

公民身份，文化知識，以及「隨便、都可以」——一個又一個不同的考量，在在顯示界定「亞裔美國人」是多麼複雜的一件事。即使有了護照，你真的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嗎？若要說一位台灣移民和一位孟加拉移民屬於「同個種族」，在政治上合理嗎？文化上呢？教育機會上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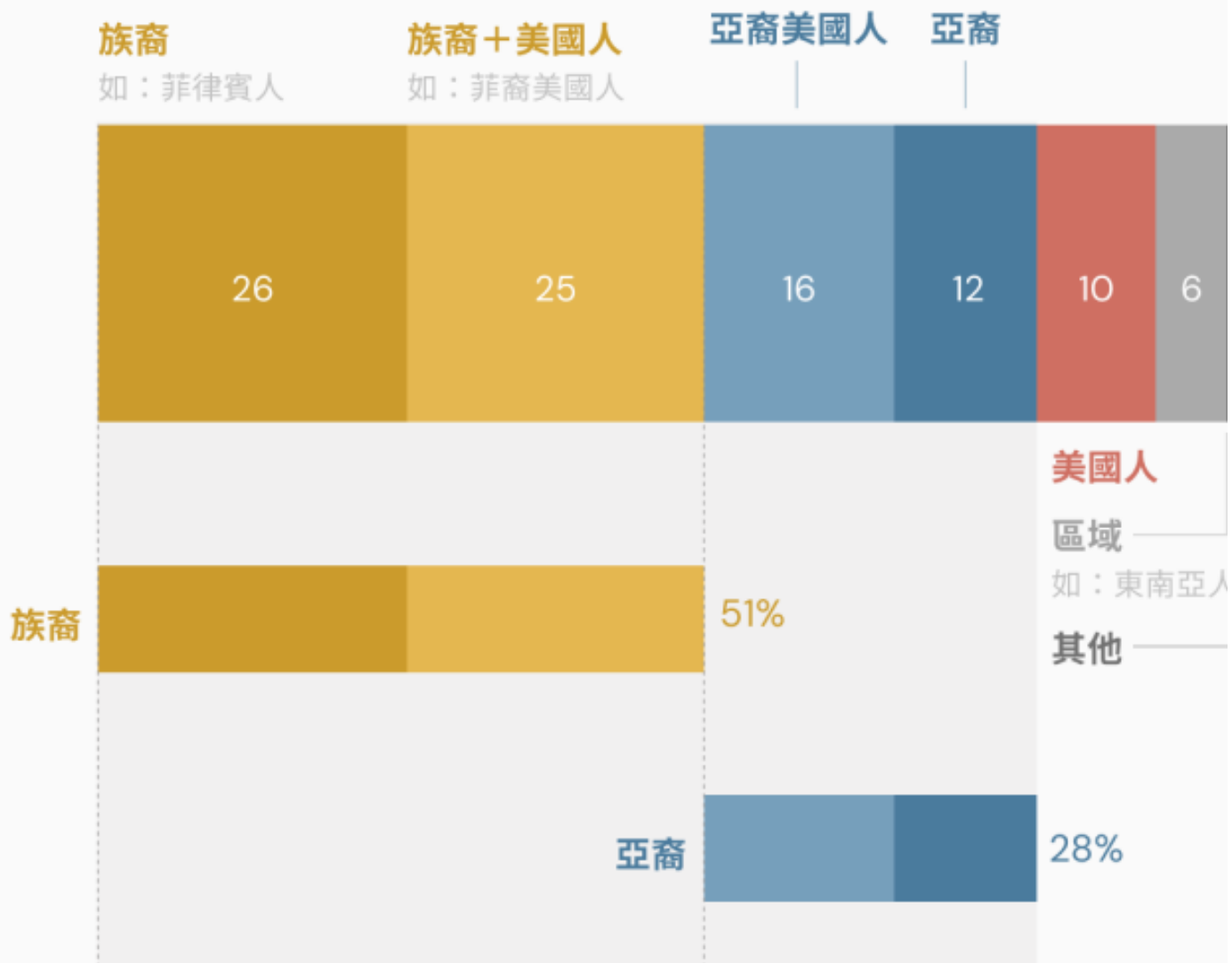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這些考量之下，一定會有人質疑：所謂的「亞裔」會不會根本不存在？這個標籤真的有意義嗎？所謂的亞裔選民，真的存在嗎？

共同的利益，相連的命運？

確實，從一個最直觀的指標來看，亞裔美國人光是在「最常怎麼稱呼自己」上都有不同的選擇，未必都會優先強調自己的「亞裔」身分。

皮尤研究中心最終的調查結果顯示，其實只有28%的亞裔美國人最常使用的標籤提到「亞裔」（包含亞裔和亞裔美國人），稍微多於4分之1；相反地，有52%最常使用的標籤是關於「族裔」（比如「印度人」或「印度裔美國人」）。換言之，對於過半的人來說，像是印度裔、越南裔這樣的族裔標籤，其實比廣泛的「亞裔」更為常用。

相比「亞裔」， 亞裔更常用分得更細的族裔標籤



資料來源：Pew Research Center

端傳媒 Init

這是否代表多數「亞裔」根本不認為自己是亞裔？皮尤中心研究員、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 Ziyao Tian 向端傳媒指出，在這個結果公布後，確實有些媒體、評論者誤以為這代表人們普遍不認同亞裔這個標籤，但其實不能這麼武斷。畢竟，這道題目是單選題，問的是人們自己「最常使用」的自稱。而顯然，一個人即使最常說自己是菲律賓人、是孟加拉裔美國人，也仍然可能同時認為自己是「亞裔」。甚至，根據政治學家 Fan Lu 的[研究](#)，一個亞裔美國人如果越在乎自己的族裔身分，也更會越在乎自己的亞裔身分，兩者不但不互斥，還反而有正向的關聯。

Ziyao Tian 說明，這類問題必須問得更加具體，直接問「你認為你自己跟其他亞裔有關嗎」顯然太過粗糙。對此，幾道不同的問卷問題分別提供了不同的資訊，綜合起來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。

她舉例，大多數亞裔美國人都認為「亞裔美國人社群需要有全國性的領導人，能夠推進亞裔關切的議題」非常重要，各大族裔都有60%以上的人這麼認為，加上認為「有些重要」的比率也有2成，意味著有8至9成、壓倒性多數的亞裔美國人都認定「亞裔社群」確實有一些共同的關切，而且這個社群需要有人出面加以領導。

另一道題目也顯示，有過半亞裔美國人也對其他亞裔抱持著某種「切身相關」的感受。皮尤的問卷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「發生在美國其他亞裔身上的事情，也會影響到我自己」，這是一道經典的問題，過去的研究者在理解非裔、拉丁裔美國人的意向時，也會使用相同的題目，了解人們是否會認為「同種族的其他人」與自己是某種程度上的命運共同體。總體而言，在亞裔之間，認為其他亞裔的遭遇與自身有關的比率也有6成。

這樣的比率並不低：拉丁裔認為其他拉丁裔的遭遇與自身相關的比率也是6成，非裔甚至只有5成。單就這個面向來說，要將亞裔美國人稱作一個「群體」絕不為過。不過，多數的亞裔都只是回答「有些影響」，各個族裔中認為「影響很大」的比率則都只有1至2成。也就是說，有壓倒性多數認為亞裔有共同利益，同時有過半數認為其他亞裔和自己的人生有所關聯（即使未必非常巨大）。

亞裔：沒有共享的歷史文化，被動創造的群體

這樣的一體感從何而來？答案顯然不是共同的文化：亞裔美國人當中，有9成的壓倒性多數認為亞裔美國人「有很多不同的文化」——而其實，這在美國一般大眾之間也幾乎算是常識，也有8成了解亞裔並不共享單一的文化。這也並不令人意外，畢竟，華裔跟印度裔、韓裔跟越南裔之間的差距實在太顯而易見。

在此同時，對歷史的共同感受也應該不足以成為這種一體感的基礎：自評「非常了解」亞裔美國人歷史的比率僅有4分之1。相較之下，[非裔](#)則有高達半數認為自己非常了解非裔美國人歷史。

不是歷史，不是文化，一個關鍵的答案反倒可能是現時被歧視的經驗。有將近6成的亞裔美國人認為「亞裔被歧視」是美國社會的大問題；認為完全不是問題的不到1成，屬於極少數。而且這個看法是跨越移民經驗的：不論是第一代、第二代還是第三代以後的亞裔，都有過半認為亞裔歧視是此刻的重大問題。

亞裔美國人多認為歧視是大問題，但社會和家庭都很少關注

亞裔被歧視是個問題嗎？



社會夠關注亞裔所面對的種族問題嗎？



成長過程中，家裡會談論亞裔可能面對的挑戰嗎？



資料來源：Pew Research Center

端傳媒 Init

同樣的看法也橫跨族裔的界線：在各大族裔之間，只有印度裔當中認為「亞裔歧視是大問題」的比率不到半數，但仍有44%；何況，認為亞裔歧視完全不是問題的印度裔也僅有約1成，其餘的半數都還是認為亞裔歧視的問題確實存在。相較於歷史和文化，此時此刻被歧視的經驗才更像是「亞裔一體感」的基礎。

從團體訪談中，更能夠看到許多亞裔美國人「被當成亞裔」（而非僅是華裔、日裔、菲律賓裔等）歧視的故事。比如，一位不到30歲、在美國出生的菲律賓裔女性，回憶起自己3歲時跟一個白人小女孩玩耍，對方的媽媽居然走過來，說「不要跟這個『眯眯眼』（chink，對華人的蔑稱）玩」，是她對種族歧視最早的印象。相對地，有一位70歲的台灣裔移民，則是記得自己曾被街上的一群孩子辱罵「小日本」（Jap）。而由於訪談執行期間正好遇到疫情，也有韓裔、台裔甚至不丹裔的受訪者分享自己在街上、在公車上被當成病毒帶原者防備的經驗。換言之，因為美國太多人無法區分來自這些不同亞洲國家的移民，讓這些移民彼此分享對方所承受的歧視，反而使得這些移民真的有了共通的體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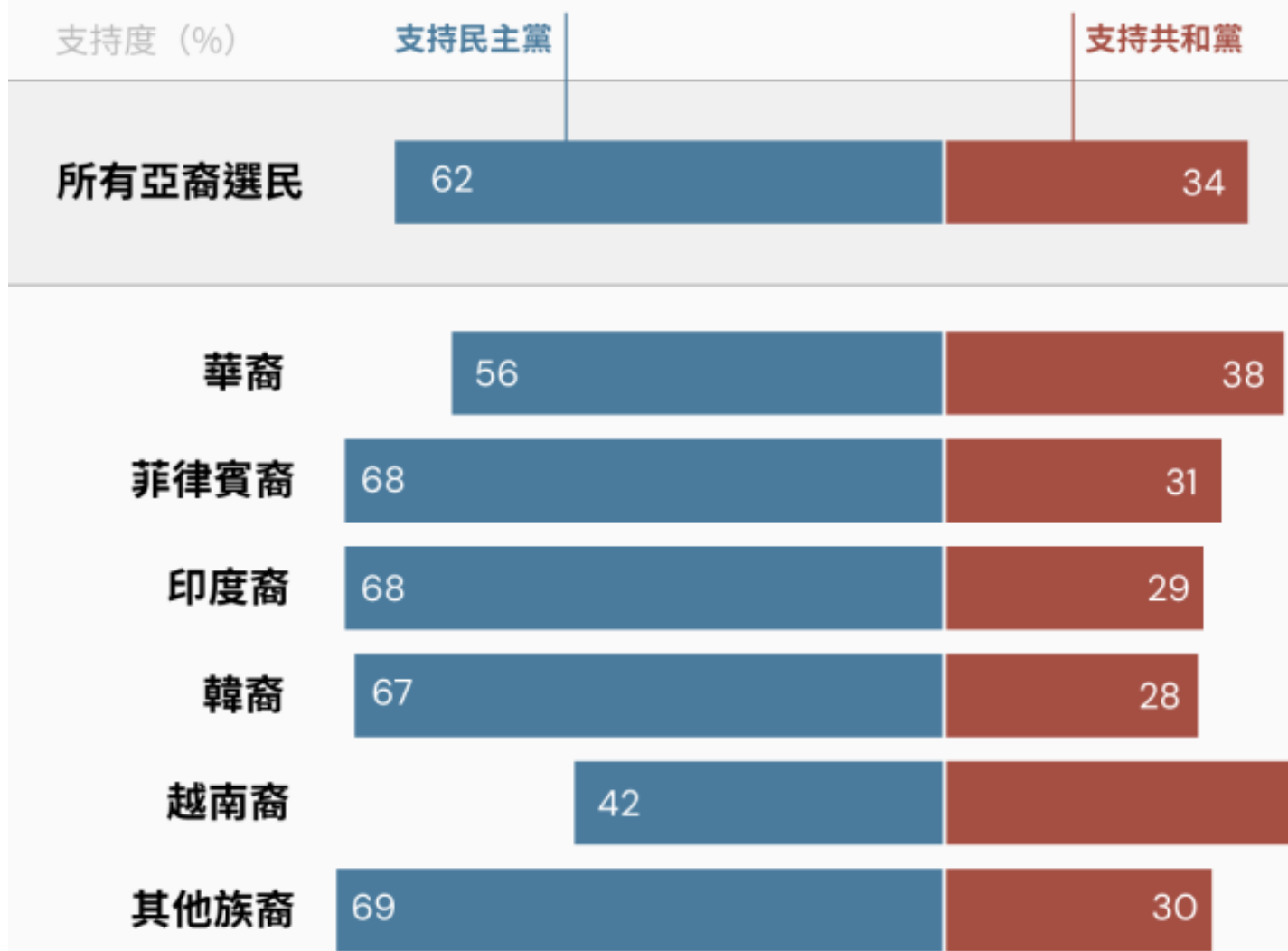
嚴格說來，認為自己「經常」遭遇種族歧視的亞裔美國人只有5%的極少數。甚至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回報曾經親身被陌生人用種族蔑稱（racial slur）稱呼的比率也並未過半（37%），被說「回去自己國家」的比率也不到3分之1，被預設「沒有創意」（指對亞裔的刻板印象）的比率則不到4分之1，被人預設不誠實或被人畏懼的比率更都不到5分之1。換言之，其實沒有單一一項常見的「被歧視方式」足以界定亞裔美國人的共通經驗，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共享「因為是亞裔而被歧視」這樣的共同感受。

而在這個共同感受之上，又還有一項額外的元素：認為自己的歧視經驗不夠被重視。有超過6成的亞裔美國人認為「亞裔被歧視」受到的關注不足，在華裔和菲律賓裔甚至將近7成。第二代移民認為社會關注不足的比率甚至超過4分之3，反而是第一代移民這麼想的比率比較低，但也達到58%。而且，亞裔美國人不只感受到整個社會不夠關注自身所遇到的歧視，更缺乏家人和他們解釋種族不平等的經驗。有將近7成的亞裔受訪者表示，成長過程中家人很少與他們討論身為亞裔可能面對的挑戰；**相較之下**，黑人家庭就遠遠更常討論歧視問題，有超過6成以上的受訪者有這樣的經驗。換言之，某種「必須自己面對歧視」的感受，或許也是當代亞裔美國人身分中的一项關鍵成分。

誰是「People of color」？

不論如何，在對歧視的共同感受之下，「亞裔」的一體感逐漸浮現，也讓「亞裔身分」在當代美國有了意義。當然，和黑人、白人、拉丁裔一樣，亞裔內部也有很多差異，但既然這個群體在某些層面有共通的感受，研究者仍有理由先把有亞裔身分的人群視為一類，再來進一步討論內部有哪些共同點，又有哪些差異。舉例來說，過去幾份民調就發現，亞裔普遍都傾向支持民主黨，唯獨越南裔移民由於以越戰難民為主幹，因而在「反共」的意識下支持右翼的共和黨——與這一點遙相呼應的，是古巴裔選民一直以來也都基於「反共」而傾向共和黨，並未與來自其他拉美國家的第一代、乃至第二代移民一齊支持民主黨。先掌握共通點之後，分析者還是可以更進一步分析亞裔內部的差異。

亞裔美國人普遍支持民主黨， 僅越南裔例外



資料來源：Pew Research Center（調查年份：2022年7月-2023年1月）

端傳媒 Init

正是因此，當被問到研究者應該「由下而上」（先呈現各族裔的情況）還是「由上而下」（先直接調查「亞裔美國人」的大類）時，研究員 Ziyao Tian 認為兩種做法都行得通，「不同的標籤各有價值」。

所以，一個人身上的各種族裔標籤哪個比較重要，可能還是取決於具體的研究問題。Ziyao Tian 進一步舉例說明，其實所謂的「people of color」（POC）也是如此。

在美國政治上和學術上，這個詞彙通常用以指涉所有的「非白人」，在討論種族歧視、白人偏見等議題時非常常用，有時在討論政治動員（比如賀錦麗是否不止能催出黑人選票，也能催出拉丁裔選票）也會用到。相對地，如果分析者想討論的問題，是一般人主觀中的「種族意識」，這種「非白人相對於白人」的思考方式卻未必這麼熱門，人們對這個標籤的看法各有不同。

Ziyao Tian 指出，根據普林斯頓大學兩位學者的[研究](#)，有高達95%的黑人自認為是「POC」，在亞裔之間則是61%，依然過半、是主流的想法，但並未達到壓倒性多數，反倒是在拉丁裔之間卻低到45%，不及半數。同時，單純就亞裔來說，自由派及教育水平高的亞裔更容易認同「POC」的標籤。同時，一位亞裔的配偶如果是非裔或拉丁裔，也更容易認為自己同樣屬於「POC」。此外，也有研究者[發現](#)，不論是亞裔還是拉丁裔，多數也都認為黑人才符合 POC 的「原型」。

僅6成亞裔自認是「People of Color」

People of Color (POC) 的自我認同程度



資料來源：Taylor & Francis Online

端傳媒 Init

就此而言，「POC」這個標籤有價值嗎？這取決於人們想要分析的問題究竟是什麼，在討論「美國移民制度中的種族分類」時是一回事，在討論「亞裔和拉丁裔的人們是否有機會團結起來，成為新的投票群體」時又是另一回事，必須個別討論，才能知道使用「白人vs有色人種」這組分類的意義有多大。

台裔是華裔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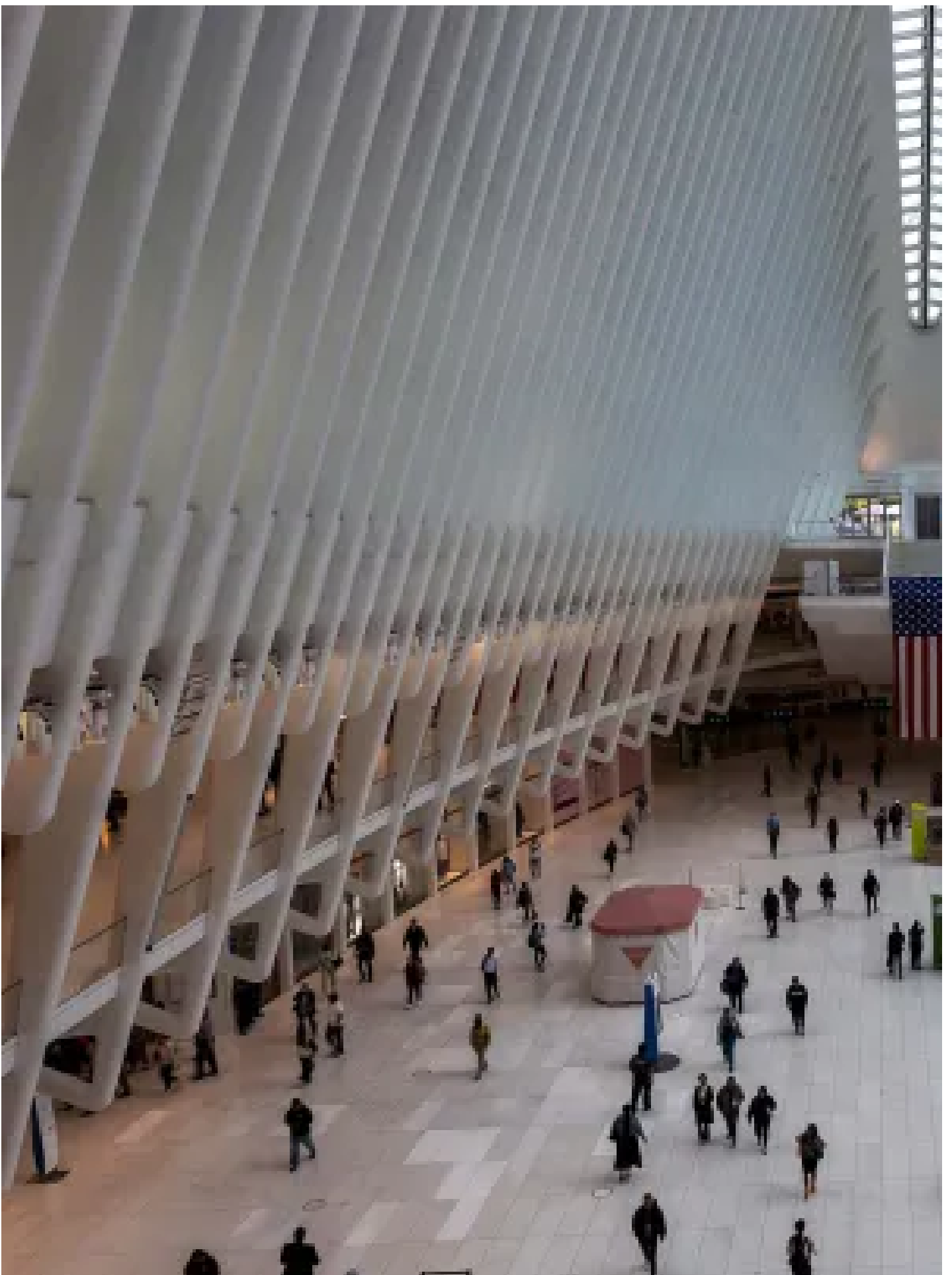
反過來說，即使是以「族裔」為單位，也不代表完全沒有爭議。

單以華裔為例，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中，就有台裔美國人組織發起號召，呼籲所有不抱持中國人認同的台裔美國人勾選「其他亞裔」（Other Asians），並手動填入Taiwanese（台灣人），而非勾選「Chinese」；港人群體也發起了相似的號召，鼓勵在美港人在族裔一欄自行填上「Hongkonger」（香港人）。除此之外，像是馬來西亞、新加坡乃至緬甸、菲律賓等國家，也都會有「華人」移民到美國，而他們和他們的後裔對於「Chinese」這個標籤都有相當多樣的看法。這個認同的差異並不只是政治或文化問題，對研究者而言，這在研究方法也帶來了一定的難題：在移民背景上幾乎完全相同的兩個人，在問卷上被問及身分時，可能一個會勾選Chinese，另一個卻不會，而會填入Taiwanese，又或者是Burmese、Singaporean等等，究竟應該怎麼看待？需不需要統一標準？

這樣的內部差異在焦點團體訪談中就已經顯現。即使只以台灣為例，訪談中有一位台裔美國人自陳是「離散華人」的一員，卻也有另一位不但不這麼想，而且在解釋「身為台裔美國人對他而言代表什麼」時，列舉出的第一點就是「經常要說服人台灣不是中國，也不是泰國」。除此之外，有更多的受訪者則表達自己也曾經歷一段困惑的時間，比如一位台灣移民第二代就說：「當我交到新朋友時，很難跟人解釋說『喔我是台灣人，也是華人。我在國籍上就是台灣人，但在族裔上是華人』，這很難解釋，我從小到大都覺得這是一個挑戰」。

而其實，台裔美國人之所以會如此紛雜，也和移民的時間點相當有關。確實，在台灣內部，此刻台灣人認同雖然已是主流，中國認同更已逐漸失去市場。但是，現況之所以如此，其實反映2000年後許多成年人、特別是當時30歲上下的成年人紛紛拋棄中國認同，至於之後才成年的年輕世代更自始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，並非中國人。所以，在90年代甚至更早以前已搬往美國的台灣移民，以及他們的下一代，很可能並未參與到台灣內部這個中國認同退潮的過程，自然也會呈現更為分歧的趨勢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研究者必須做出選擇：在分析時，到底要以人們自身的認同為準，還是要以比較「客觀」的指標，比如父母的出生國為準？對此，Ziyao Tian 的解說也是：「這終究是關於你的研究需求。」



2024年9月11日，紐約，911恐怖襲擊23週年之際，人們走過世界貿易中心的購物中心。攝：Spencer Platt/Getty Images

在皮尤研究中心這系列的分析當中，中心的研究人員選擇以人們自己的認同為準。這是因為，團隊所這次主要關切的議題本來就是關於身分與文化觀點，因此跟人們自身的認同最為緊密相連。在實際的問卷設計方法上，他們的則是列出五大最常見的族裔（中國、菲律賓、印度、韓國、越南），並增設第六個手動填入的欄位，且讓受訪者可以複選。在現實上，有些台商美國人既勾選了Chinese，也填入Taiwanese，但也有人選擇只填入Taiwanese，新加坡等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現象。對此，她解釋，中心最後的選擇就是「遵循」（defer to）受訪者自己的意見。

但 Ziyao Tian 也說明，在移民研究的領域當中，選擇以移民母國為準也相當常見。之所以如此，除了可以貼合移民法規與流程之外，美國政府的統計數據也通常是以來源國分類，因此，以母國為準比較能夠與官方資料直接比較。最後，如果研究的問題是關於「被歧視的經驗」，她則說「空間比較大」，兩者都說得通，更沒有直接的鐵則，研究者必須自己做決定。事實上，由於歧視經驗經常是關於「被別人認為是什麼族裔」，皮尤中心甚至還特別另外詢問了這一題，讓分析可以更為豐富。

而這些多樣的研究設計、複雜的研究考量，則又都在在呈現了種族、族群議題的特性：一個人的身上本來就可以同時有很多不同的標籤，許多不同的分類模式都可能同時成立。換言之，從某個方式來看屬於「同類」的人，從另一個方式來看卻又未必如此。

也因此，不論是「客觀」的移民母國，還是「主觀」的身分認同，又或者其他的標準，在不同的情境都有不同的用途。不論是個別的族裔，還是廣泛的亞裔，又或者更廣泛的「有色人種」，也並沒有哪一個一定比較「真實」。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